我:

订婚仪式？！

旁白:

查理苏满意地点点头，泰然自若的模样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。我身旁的婚纱和头纱也印证了他的说法。

我感觉胸口气血翻涌，甚至有种想揍他的冲动。

但眼前糟糕的处境提醒我要冷静。

查理苏:

怎么样，考虑清楚了？

选项光:坚守内心拒绝订婚

我:

我不会跟你订婚的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你。

查理苏:

不可能。

我:

为什么不可能？

查理苏:

因为我是查家的独子，世界四大财阀之——

NOVATEN 药业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

不仅如此，我还有着远超常人的智慧和完美的外形。

显而易见，无论哪个方面，我的条件都是最顶尖的。

这世界上每分每秒都有人排着队想嫁给我，而你却说不想跟我订婚。

他瞥我一眼，眼角眉梢都是不可置信。

查理苏:

荒谬。

旁白:

荒谬你个大头鬼？！这个人到底在自吹自擂些什么！叫查理苏，就真以为自己是从玛丽苏小说里走出来的人吗？

我:

那你恐怕需要走出舒适区了。听好了，我不、想、跟、你，订、婚。

旁白:

我本以为这次他总该明白了，谁知查理苏却摇摇头，站起身朝我走来，笑容里有一丝讥讽的意味。

查理苏:

良禽择木而栖，人也该选择最优解。

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钱或者名，还是你都要？

只要答应和我订婚，你都能拥有。

我:

我想要的我自己会去挣。你还是留着你的名利和需要的人订婚吧。

旁白:

查理苏拧起眉，眼里染上了愠怒。

查理苏:

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，不要太贪得无厌。

计谋玩过了火，小心得不偿失。

我:

……？

查理苏:

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嘴上说着什么都不要，其实以退为进，什么都要。

先是用逃婚引起我的注意，然后放长线钓大鱼。

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，诱导我开出更好的条件。

不得不说，你很高明。如果是一般人，早就上钩了。

只可惜，你遇到了我。

旁白:

说到这儿，他竖起食指左右摇晃了一下，竟还得意地拢了拢风衣外套。

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偏见自大狂！

查理苏:

被我说中了吧，没有人能逃得过我的眼睛。

我:

你的眼睛？你的什么眼睛？瞎了的眼睛吗？

查理苏:

瞎了？你对着这么好看的一双眼睛说瞎了？

如果不是觊觎我的财产，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

我:

我哪有什么目的！

查理苏:

穷人想要赚大钱，富人想要权力。

卖伞的人希望天天下雨，建筑商希望每天都是好天气。

没有人会没有目的。

我:

呵，那你的世界还真是浅薄得可怜。

查理苏:

……

我:

不仅浅薄，而且狭隘。

是，没有人不爱钱和名，可名利之外，对我而言还有更重要的东西。

查理苏:

什么？

选项夜:以退为进答应订婚

旁白:

我清楚地意识到，即使我坚持拒绝，在飞机上也是无论如何都逃不掉的。

不如先答应他，让他放松警惕，等到了仪式现场再找个机会溜走。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。

我:

我想清楚了，我可以和你订婚。

旁白:

见我松口，查理苏脸上浮现出了“果不其然”的笑容。他站起身，走到床边。

查理苏:

果然没猜错，是个庸俗的人。

不过我也可以理解，以我的财力和地位，没有女人会不想嫁给我。

毕竟我可是查家的独子，世界四大财阀之一——

NOVATEN 药业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

我:

？

查理苏:

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其实什么都要。

先是用逃婚引起我的注意，然后放长线钓大鱼。

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，诱导我开出更好地条件。

不得不说，你很高明。如果是一般人，早就上钩了。

只可惜，你遇到了我。

旁白:

此时此刻，我终于明白了他得意背后的缘由。他根本不是不懂我的话，而是已经单方面认定了一个结论。

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不择手段的拜金女。从逃订婚宴开始，就在步步算计他。

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偏见自大狂！

叫查理苏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从玛丽苏小说里走出来的人吗？就算是，我也不想遇到这样的男主！

查理苏:

被我说中了吧，没有人能逃过我的眼睛。

我:

你的眼睛？你的什么眼睛？瞎了的眼睛吗？

查理苏:

瞎了？你对着这么好看的一双眼睛说瞎了？

如果不是觊觎我的财产，那你到底在盘算什么？

煞费苦心做了这么多，不可能没有目的。

我:

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你赶紧放开我，并且闭嘴。

旁白:

查理苏一脸“这是什么天大的笑话”的表情，抬手抚过鬓角。忽然他手一顿，随机恍然大悟。

查理苏:

我明白了，你觊觎的是我。

我:

我觊觎你？？？吃错药了吧！

旁白:

他立马抱起双臂，警觉地后退了一大步，好像我要对他怎么样似的。

查理苏:

那只能让你失望了，金钱交易比较让我放心。

旁白:

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查理苏被我看得有些莫名，低下头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下自己，抬起头时，又露出了那副“我有哪里不让人觊觎”的迷惑表情。

我皱起眉，不想跟他继续这种无聊的话题。

我:

好吧，我承认。我确实有自己的目的，但不是你说的那些。

查理苏:

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？

分支结束

我:

自由和尊重。

我想要自由和尊重，你能给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一愣，刚才的讥笑随即敛去，脸上是难以形容的意外之色。

我昂起脑袋，认真看向他的眼睛。

我:

看你这副表情，大概不懂什么是自由和尊重，也从没认真去思考过这些吧？

也是，靠家族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，你肯定比谁都习惯。

久而久之，你还会看不起那些努力的人，把别人看重的东西当成游戏的战利品。

你觉得人都有目的，那我的目的很简单。

我想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，而非仰人鼻息。

逃婚纯粹是因为我想要自由，不想用自己的人生为别人的目的买单。

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订婚，但我不关心原因。

逃婚的事我已经道歉了，如果你不满意，我可以再多说几次。

但是订婚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旁白:

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可能是明白逃脱的希望渺茫，也可能是已经被他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

但即使后果是把他惹怒我也一定要说。我不害怕亮出底牌，只怕什么都不做，命运就再次被决定。

相比我的火冒三文，查理苏显得异常安静。在分秒流逝的时间里，他的眼神一点点冷却下来不再嬉笑，不再不解。

我从他眼底看到了质地坚硬的愤懑，仿佛他下一秒就会把我丢下飞机。

我在脑中飞速盘算着生还的机会，却忘了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他。

下一秒，查理苏将目光从我脸上收回，直起身，朝机舱的另一头匆匆而去。

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心里却疑惑起来。

难道他良心发现了？可这么自恋又傲慢的人，怎么可能？

我:

不管了，静观其变吧。

旁白:

然而我才刚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，就被不知从哪里冒出的查理苏一把抓住了手腕。

他把我往床沿一拽，摁住我的肩膀，坐了下来。

我:

你干什么！

查理苏:

你不是想要自由吗？

放你离开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得跟我玩一个游戏。

我:

什么游戏？

查理苏:

知道 Russian Roulette 吗？

我:

是那个以性命为赌注的有运气游戏？

旁白:

在左轮手枪的弹槽中放入子弹，参加者轮流把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，扣动扳机。中枪和怯场都算输。

他要我跟他玩这个？！这个变态！

我下意识想拒绝，然而他已开口。

查理苏:

当然，我没那么残暴，我会改良一下规则。

赌上你引以为豪的自由和尊严，赢了就放你走。敢吗？

旁白:

我心重重一跳，感觉背上的汗毛密密竖起。

查理苏却笑了，一瞬不瞬地看着我，好像在和我较量胆量，又似乎在期待着我狼狈的模样。

查理苏:

怕了？

我:

……不怕。

旁白:

现在的我们就像在进行一场毫无公平可言的赛跑。他不仅仅是发号施令的裁判，更是观众，是规则制定者。

其实说不怕是假的，我浑身抖得厉害。

然而这已经是最好的机会，不会再有更差的处境了。

我:

赢了就放我走，说话算话？

查理苏:

说话算话。

旁白:

他摊开手掌，上面是一蓝一红两颗胶囊。

查理苏:

规则很简单，一颗有毒，一颗无毒。

选吧。

我:

你骗我！

你明明说会改良规则，不会这么残暴！

可毒药和子弹有什么区别？!

旁白:

我狠狠地瞪着他，可他竟然还在笑！

查理苏:

子弹怎么能和我的药比，这个可贵多了。

我:

我不选，我凭什么要听你的。

旁白:

目光掠过我慌乱的脸，查理苏慢条斯理地收起药。

查理苏:

这就怂了？也对，你口口声声的自由和尊重肯定还是没有命值钱。

行吧，那你就乖乖待在这儿等仪式开始吧。

旁白:

他起身就要离开。只迟疑了一瞬，我紧紧抓住了他的衣袖。

我:

等等——

旁白:

查理苏了然地再次摊开手掌。

我伸出手，倾抖着靠近那两颗胶囊。恐惧让我的指尖发凉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寒战。

飞机的轰鸣声在耳畔无限放大，仿佛命运的齿轮在崩坏前绝望的转动声。

心中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——我的天赋。

拜托，请一定要分辨出能让我活着离开的药。

就在指尖触碰到蓝色胶囊时，我的眼前出现了大片支离破碎的红色光晕。意识渐渐模糊，身体沉重得仿佛深潜在海底。

我:

！

旁白:

我定了定神，手伸向另一颗胶囊。

然而荒诞的事发生了。我的眼前出现了同样的破碎红光，意识也在瞬间抽离。

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感受会一模一样？！

我不甘心，再次触碰蓝色胶囊，然而那份感受却毫无改变。我只觉得心在重重地往下坠去。

耳边的轰鸣声越来越响，仿佛死神来临前的预告。我努力压制着本能的恐惧，可勇气的流逝仍旧无可阻挡，强烈的悲哀也涌上心头。

可是xx，你不能输，也不能认输。

再次看了看查理苏面无表情的脸，我伸手握住了其中一颗胶囊——红色胶囊／蓝色胶囊

我抓起那颗蓝色胶囊／红色胶囊，没有一丝犹豫，将它塞进口里。

我:

无论结果是什么，愿赌服输。

旁白:

我垂下眼，却注意到从刚才起就散发着红光的戒指忽然猛烈闪烁了几下，继而变成了一种极浅的粉色。

窗外，落日余晖从云层的间隙酒落，为我带来最后一丝泯灭前的光亮。

呼吸渐渐变得艰难，周遭一点点模糊。最后的瞬间，视线里只剩下查理苏的脸。

还以为我会赢的，可命运说不。

这就是我的结局吗，真不甘心啊……

不甘也好，求生的本能也罢，我挣扎在意识弥留之际。

不能唾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我想攥紧手心，却再聚不起力气。好累——

机舱内骤然安静了下来，静得只剩下两道匀长的呼吸。房门被打开，管家恭敬走入。

管家:

少爷，既然您已经决定放了她，又何必拿两颗无毒的胶囊吓她呢？

查理苏:

吉叔，我竟然又被这个女人拒婚了。这件事情我怎么都想不明白。

管家:

少爷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您何必让她恨上您？俗话说，好聚好散。

查理苏:

是她先没有"好聚","散"的时候也该吃点苦头。

行了，把她扔回去吧。

旁白:

两颗无毒……隐约的字句漂浮在我的脑海。

可我太累了，已经无暇思索，任由无边的黑暗将我吞没。

查理苏将另一颗胶囊塞入口中。他的脸上依旧没有半点表情，只是目光在女孩平静的脸上停留了许久，才转向书桌。

飞机闪烁着红灯，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牵引着更改了航线，加速冲入铅灰色云层。